

家庭相册



# 生命是最美的轮回

□李晨文/图

儿子，你即将大学毕业，走向属于你的生活。我和你妈妈突然感到很孤单。咱俩聊的话题就是当我和你妈妈老了的事儿。

一个人到了啥年龄为老，这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。而我今人到中年，有时还觉得年轻，跑五公里没啥问题，爬二十楼也可以。但我明白，人之老去，是不可抗拒的事。有时候，就像秋风扫落叶一样，衰老其实是一夜之间的事情。

明白这个道理以后，我才能有思想准备，哪天走路、爬楼、吃饭，感觉吃力了、气喘了、减量了，我就能从容一点，少一点感叹，因为，这是我早已意料之中的事。我想那时候，儿子，不管你在或不在我们身边，但我和你妈应该欣慰地看到，你早已不用我们操心了，你已经凭自己实实在在的能力，养育着你和你的家，对社会，也要有所贡献。

我和你妈知道，你的天资一般，没一点艺术爱好，也没啥特长，如果你过着烟火人间普普通通的生活，儿子，我和你妈就放心了。很多有出息的孩子，都和父母隔得很远，我们也见过那些父亲母亲，偎依在养老院的墙角，想给孩子打一个电话，但孩子们总是很忙，甚至年迈的父母都记不起孩子的电话了。

倒是那些很普通很平常的孩子，围绕在父母身边，给老爸老妈打洗脚水，在床头擦洗身子，在厨房炖汤，搀扶他们出去晒太阳，或者给老爸老妈翻一册家庭老影集……

所以，儿子，我们不再为你的平凡，像年轻时那么焦灼，去和邻居刘大爷家出国留学的孙子做比较。一些痛苦，就是那样比较出来的。到那时，如果我们需要你了，儿子，希望你出现在我们身边，我们能够自理的生活尽

量自理，少给你和你的家人添麻烦，这不是客气，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的祝愿。

儿子，我和你妈老了，经济上的问题，不用你操心，我和你妈都有养老金，一日三餐，不用大鱼大肉，吃个七分饱就可以了。一到晚上，睡得着觉就行了。我也没啥不良爱好，就喜欢看一点闲书。到那时，也许我还出门，颤巍巍去书店买一点书回来，坐在老藤椅上随风翻阅。

假如那时我出门，连回家的路也认不得了，患上了可怕的阿尔茨海默病。当你站在我面前，我已认不得你了，就像我的老奶奶，那年她痴呆了，对她的儿子也就是你爷爷喊“叔叔”，你爷爷当场就落泪了。儿子，如果遇到了那情景，希望你不要嫌弃我。儿子，不要让我太邋遢，你尽量帮我收拾得干净一点，哪怕我痴呆了，也让我过上一有点有面子的生活。

儿子，爸如果真痴呆了，有一天进馆子吃饭，是不是像公益广告片里的那个痴呆老头儿，抓起饺子就往衣服口袋里塞，喃喃地说，我儿子最喜欢吃这个了。我不知道，真遇到了那一天，我不会也往自己的口袋里塞你当年喜欢吃的虾子、牛排、清蒸鱼……但一些根植在父亲心里的记忆，永远不会衰老：你生下那天的第一声啼哭、你妈深夜背着你上医院跌跌撞撞的身影、你上学后淘气得我和你妈眼泪花花的样子、你用零花钱给我买回第一双袜子的那天……

儿子，当我和你妈老了，我们只是想，你不要烦躁、责备我们衰老时的模样，偶尔陪伴在我们身边，能够感受到生命之河的源源流淌。你要明白，有一天，你也会像我们一样老去，生命，原来是这么美的轮回。

## 40年岁月 一路同行 □李晓

1978年我故乡的县城，与贾樟柯怀旧电影里的汾阳县城长着相似的脸，灰蒙蒙的县城天空下，火柴盒一样叠放的矮小敦厚楼房，错落分布在方圆不过5公里的土地上。

1978年12月23日晚上7点，那天是周六，9岁的我和爸来到县城表姨家。表姨父坐在那把老藤椅上，打开收音机，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的新闻。我表姨父是那县城老巷子里唯一拥有收音机的人家。收音机里传来的，是一个百废待兴之中国的喜讯，播音员正字正腔圆播送着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。

头天，一个决定着国家命运走向的盛大会议，刚刚在北京闭幕。表姨父听完了收音机里的播音，见我激动得脖子上的青筋都一条条暴露出来了，他站起身，大声喊我表姨：“明天杀鸡，杀鸡！”

1982年秋天，我们那个小山村沸腾了，国家的田地，包产到户分配。那年我家的9口人，分到了11亩田地。秋天，金灿灿的谷子收成6000多斤，堆满了粮仓。我奶奶眉开眼笑地说，孙，你想吃白米干饭就吃吧。

1984年春天，在我的村子里，矗立起了一排排漂亮的砖瓦房，乳白的炊烟，从烟囱冒上半空，与云朵会合在一起。

1988年夏天，沉闷的天空响

起一声雷，也击碎了我的升学梦想。那年9月，我爸单位一个同事的儿子，考上了北京大学，在一家县城馆子宴请单位同事。我爸没去，他说要赶写一个会议材料。其实我爸和我一样，心里压抑而自卑。我埋头吃饭，眼泪啪嗒啪嗒落在饭碗里，奶奶长叹一声后，又柔声安慰，孙啊，只要有块土，哪能没饭吃。一把锄头，斜靠在老墙上等我，那是堂叔去乡里铁匠铺打的。

1989年6月，我在一家单位领取了第一个月工资。我用工资给母亲买了一件衬衣，给堂叔买了一双皮鞋。

1999年，是全国报刊风起云涌的日子，那年我在3家杂志开辟了专栏，稿费收入超过了工资。我花了3000多元买了第一部手机，手机号码沿用至今。

此后经年，我的故乡县城，在拔节声中，而今已出落成一座亭亭玉立在山温水暖中的锦绣湖城。我在一家单位继续做公文上的文字工作，也躬耕于文学的田园。灰色情绪蔓延时，想到过放弃，但几天不写文字，心里就干涸得如有一道道裂口。我对文字，已经有了最严重的依赖之心。

2018年，我们这个国家迎来了改革开放40周年。一家报纸这样写道，这个国家和她的人民对更美好生活的追求，真可谓不休不止，这是基本的人性，是普遍



本专栏持续征稿  
欢迎您踊跃投稿  
投稿邮箱:ldwbgh@126.com

的天理。  
40年来，在我目光所及之处，我和我身边的人，衣食住行，发生了巨大变化，无愧于是历史上最好的时代。衣，想穿啥就买啥；吃，由吃不饱到担心吃好了营养过剩；住，房子越来越宽敞，还可以去原乡山水里，定制一个在大自然里深呼吸的家；行，自驾游、高铁、飞机，行遍地球村。

40年，我这样的当年少年，已进入了人生的中年岁月，这是人生的一段绝美芳华时光。在40年的岁月里，多么值得庆幸，我们相逢相遇也投身融入于这个国家风云激荡的改革大历史大征程。我们追求着物质的丰盈，精神的饱满，亲人朋友欢聚的幸福，时代的嘹亮进行曲里，也有着我们每一个人跳动的音符。

40年，光阴里点点滴滴的记忆，也汇聚成我们各自人生的浩浩河流。

### 每日连载

这里有劳动关系的曲折故事，这里有工会工作的形象解读，这里有工会干部的炽热情怀……这是一部可以当工会教程读的小说——

## 人民利益

——工会主席的维权故事

□关明

职代会结束后，秦勤一个人回到了机台上。  
这是她加工的零件中的最后一件。她已经想好了加工方法，她要在江山厂破产之前，把它加工出来，用自己的实力来证明，江山机械厂永远不会倒下。

她对自己说：“我要在江山厂，把最后一件工作干完。”

好几个月的琢磨，她终于找出了完美加工这个工件的方法：“快慢结合”。

第一道工序，机床转速调整到最高，刀具进给若有若无。如同天下武功，无快不破；第二道工序，机床转速调到最慢一档，全凭手感掌握进给量，就像是太极之道，内力无穷。

她来到机床边，装上工件，按照前些天琢磨出来的门道，把车刀磨好，调整好进给量，然后把转速调整到最慢一档，用手一点一点地向前进给。切屑从工件边上冒出来，如一曲自由的舞蹈。

会成功的，这次一定会成功的。所有的因素，在加工之前都考虑到了。

她相信自己的手感。多少年了，不会错的。秦勤有着充分的自信。

突然间，秦勤脑中似有一道金光闪过，眼前一片光明。破旧的车间仿佛在一瞬间变成了现代化

的厂房，她操作的这台半个世纪前的机床，也仿佛变成了最先进的数控加工中心，工件上跳出的切屑，有如琴弦上跳动的音符，围绕着她奏起欢快的乐章，车床上的工件神奇地成型，而且装上火箭，扶摇直上，向着遥远的月宫奔去……

秦勤的心激动地跳着，她感到眼前的一切是如此的美好，是此前半生不曾体会的快乐，此时的她，仿佛置身于人间仙境。

她面向机床，慢慢地倒了下去。

她刚才的感受，是心肌梗死前特有的幻觉。

当人们发现职代会后不见了秦勤，找到车间的时候，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：

秦勤倒在机床上，已经没有了呼吸。

车床还在缓缓地转动，工件还卡在卡盘上，刀具与工件接触处，切屑若有若无。秦勤的头部还在流血，汩汩地流在工件上。

众人把她从操作台上扶下来，救护车呼啸着向医院奔去。呼维民把工件从卡盘上取下，拭净上面的血迹，拿过千分尺一量，完全合格。



特殊的切削液，成就了这个工件。呼维民的眼泪当时就流下来了，和秦勤的血混在一起。

液压阀的阀体，在血水和泪光的映照下，格外的醒目。

在秦勤的追思会上，呼维民致词说：“她虽然活了不到五十岁，但是她的生命已经到了三十年后，她在工厂的定额表上，是最长寿的人。她人虽然离开了我们，但是她身上的劳模精神，我们会永永远远，世世代代相传下去。尽管，江山厂不存在了，但是，我们的国家还在，我们工人的主人翁地位还在，我们还是国家的主人，有这样的工人，是我们江山厂的财富，是我们北梁市的光荣，是我们朔方省的骄傲，是我们国家的自豪！”

在泪光中，会场上响起了掌声。

这是呼维民第一次在这样的场合听到掌声，听到带泪的掌声。

半年后，秦勤加工的工件随着长征火箭飞上太空，把嫦娥三号送上月球。直到现在，它仍然和嫦娥在一起，工作在月面上。

(连载31)

### 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

**图片故事**——以有趣的照片为头，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。可以是今天的故事，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（每篇1至4张照片

均可，800字左右，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）。

**青春岁月**——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。每篇500字左右，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。